

□马振犊 主编

台前

1949—1989年的
国共关系

幕后



广东人民出版社

台前幕后

1949—1989年的
国共关系

◎ 马振犊 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台前幕后: 1949—1989 年的国共关系/马振犊主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 9

ISBN 7-218-04016-0

I. 台… II. 马… III. ①台湾问题—研究②一国
两制—研究—中国 IV. D6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3583 号

责任编辑	戴 和 倪腊松 王秀燕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封面设计	张焕威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三二工厂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
插 页	2
字 数	286 千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8-04016-0/D·432
定 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大厦倾 国民党兵败退孤岛
追穷寇 解放军部署攻台湾

- 1 蒋介石怆然别大陆
- 17 解放军雄师逼台湾
- 27 “白皮书”美国推责任
- 37 台湾岛一片哀叹声

第二章

韩战起 国际上风云际会突变
求美援 国民党偏安局势得保

- 53 朝鲜半岛战火突起
- 60 蒋介石“绝处求生”
- 75 志愿军出师卫国
- 85 两岸进入军事对峙

第三章

困孤岛 蒋介石痛定思痛
镇美蒋 解放军炮轰金门

92	蒋介石大清洗“改造”国民党
98	国民党苦心经营保台湾
108	共产党反偷袭沿海集重兵
115	解放军万炮齐发轰金门
第四章	守金马 蒋介石坚持喊“反攻” 打又谈 毛泽东牵着美蒋转
125	蒋介石“病急乱投医”
134	共产党首倡“和平统一祖国”
143	台北密使悄赴北京
152	再轰金门有炮外之音
173	神秘“白团”悄然而终
180	“国军救火队”胎死腹中
第五章	“绝交部” 国民党渐成“国际孤儿” 联合国 五星红旗驱走“青天白日”
185	“反攻”，“反攻”再成幻梦

200	“蒋总统八十不退”
211	尼克松访华起旋风
227	“处变不惊”与“处惊要变”
233	蒋经国摸了一下莫斯科的手
第六章	惧两弹 蒋介石反攻梦破灭 为民族 两岸仍怀一致共识
244	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求统一
253	蒋介石反攻不成心不甘
265	反台独，蒋经国访美遭暗刺
276	深藏心底的民族情结
286	国民党完成父子传位
第七章	求统一 共产党号召“和平统一祖国” 应变化 蒋经国最终“欲向历史交待”
310	北京设计“和平统一”最佳模式
320	蒋经国主台政“以不变应万变”

目 录

台
前
4
1949-1988年的国共关系
后

335	开党禁，民进党出世抢政权
349	国民党内外交迫“以变应变”
366	春暖日融两岸关系坚冰渐开
378	蒋经国临终“欲向历史交待”
394	尾 声
410	后 记

第一章 大厦倾 国民党兵败退孤岛 追穷寇 解放军部署攻台湾

蒋介石怆然别大陆

1949年5月26日清晨，上海吴淞口外。

淅淅沥沥的连天小雨将大海与天空连成一片灰蒙蒙的暗色，使人感到空前的抑郁与烦闷。“太康”号兵舰像一叶漂浮的小舟，在大海的簇拥下缓缓地摇晃着。一个身着中山装、头戴黑呢帽，拄着文明拐的老者，站在军舰的前甲板上正举目向海岸望去，面对远处雷鸣般的炮声和隐约可见的爆炸火光，似乎无动于衷。他，就是蒋介石。

这位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此刻正经历他一生中最悲惨的时刻——十几年来专制与暴政，近五年来的倒行逆施和一意孤行终于结出了恶果——他闯荡半生构筑起来的蒋家王朝大厦眼看将倾，他在独自默默地品尝着他这位昔日的“北伐统帅”“抗战领袖”，而今被全国人民所唾弃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刻骨铭心和难以名状的。

他仰天长叹，心中充满愤恨。既仇恨夺他江山的共产党，也仇恨在他身边的那批“党国败类”，那个落井下石欲置他于死地的李宗仁、调兵逼宫的白崇禧、投共不归的赴北平和谈代表团以及在各地战场上调转枪口的大小将领……他把满腔的仇恨化作无穷的报复欲望，他要杀，要烧，要破坏一切带不走搬不动的东西，“不为我用何以资匪”，他决心将要撤离的地区变成一片废墟，给共产党留下一摊最乱的烂摊子。

“总裁，外面风大，请进舱休息吧。”不知何时，侍从室主

任俞济时轻步走到蒋的身边，伸手欲搀扶他回舱。

蒋介石没有吭声，眯着眼眺望上海方向，一动也不动。

一阵轻轻的脚步声，大公子蒋经国手执一份电报急急走了过来：“父亲，上海战报，防守浦东洋泾镇的第三十七军，已退到浦江以西，守高桥的第六十二军和七十五军已被共军包围，高桥已失守……”

“什么？汤恩伯在哪里？我要亲自问他，这仗是怎么打的？”蒋介石沉不住气了，连连顿脚，手杖把甲板敲得咚咚响。

半小时以后，在“太康”号兵舰舰长房舱内，蒋介石斜靠在椅背上听着各地的战况汇报，蒋经国站在一幅不大的挂图前，根据手中电报，一边比划着一边讲解：“五月十二日，共军三野第九、十兵团对上海外围发起进攻，浏河、太仓、昆山、嘉定、平湖等外围据点发生激战；十四日，共军向我五十二军防守之狮子林、月湖、杨行、浏行一线全面进攻，战况空前激烈，共军损失惨重；上海工商界在国际饭店组织劳军，发给五十二军军长青天白日旗及勋章；十六日，我第一线外围守军第五十一、一二三军放弃阵地，撤向市区；十七日，战况全面趋烈，汤司令调整主阵地布置，浦东地区增配防守部队五十四军第一九八师，与原守军十二军、三十七军、五十军组成浦东兵团，由五十一军军长阙汉骞指挥；浦西地区由石觉副司令长官直接指挥，第七十五军守苏州河以南，第五十四军（缺一九八师）任真如、大场之守备，第五十二军守吴淞要塞，第一二三军及第二十一军一部守江湾。”

“汤恩伯在哪里？”蒋介石欠身问道。

“汤司令现在市区总指挥部。因战况紧急，不能脱身。”

“好的，继续讲下去。”

“二十日，我守高桥第十二军受到重创；二十一日，上海对外航空联络中断，吴淞口已在共军火炮有效射程之内；二十

二日，以交警总队接替第七十五军苏州河一线阵地，七十五军则调防高桥增援；二十三日，在金家桥一带我五个团兵力与共军激战肉搏反复冲杀，死伤惨重。共军进入苏州河以南地区。”

“什么，这么说共军已经攻占了苏州河以南地区？”蒋介石惊问。

“是的。”回答是一声低低的几乎听不清的声音。

“完了，完了。”蒋介石心口一阵发冷，他连忙对俞济时吩咐道：“赶快电令汤恩伯、石觉，尽量把部队撤出来”。

“我立即去办。”俞济时转身欲走。

“慢着，告诉他们：如果船只不够，尽量撤退战斗和指挥人员，运输、勤务、杂色人等一律留下，带不走的重武器、车辆、辎重重要彻底破坏，投入黄浦江中，决不能留下一件给共产党！”

人去屋空，蒋介石独自久久坐在靠椅上，进入一种沉思状态，脑中不禁浮现出几天前他告别溪口老家时的情景，这是他一生中永难忘怀的一幕……

5月24日下午，蒋介石在奉化溪口慈庵故居房间内来回踱着步，蒋经国在一旁低声报告说：“父亲，‘太康号’军舰已抵象山港待命，您看何时起身？”

蒋介石仍不做声，继续踱步。

侍卫长王世和匆匆进屋报告：“总裁，宁波来电，共军连陷上虞、余姚，现在已到慈溪，请总裁示下，是否马上放弃宁波？”

“把所有运输工具，大小船只，连同码头在内，都拖到定海去”，蒋介石接着问道：“嵊县情况如何？”

“共军已经过了嵊县。”

“唉”，蒋介石深深叹了一口气，转脸对蒋经国说：“把你屋里的都叫来，到祖母坟上去祭拜告别，我们准备走吧！”

蒋介石带着儿子、媳妇、孙子、孙女一行走出大门，穿过两座天井，沿着山路拐上一条山径向上攀登了20余分钟，才来到位于浓密松林之中的蒋母墓前。

蒋介石面对着刻有孙中山题字的墓碑，伫立片刻，撩起长衫衣襟，颤抖地慢慢跪下去，行了三拜九叩大礼。礼毕，一种深深的离愁涌上心头，他忍不住呜咽起来，口中念叨着：“不肖之儿瑞元，现在拜别母亲大人，不知何时才能再来为您扫墓……”

侍从扶起蒋介石，他转脸对着儿子经国说：“你们也来行个礼吧，爱伦、爱民，多给太婆磕几个头。”

蒋经国领着爱伦、爱民在墓前跪下，叩头行礼，他的妻子蒋方良站一旁，只朝蒋母墓鞠了一躬，便站着不动了。

蒋介石见了，心中顿然不快，但此刻又不便发作，只好怒目而视，哼了一声。

“俄国人真不懂规矩！”

不一会儿，侍从跑过来报告：“总裁，车子准备好了。”

蒋介石凄然再望一眼母亲的墓，又以无限依恋的眼光览视一阵四周山色，然后无可奈何地说了声，“走吧！”

载着蒋氏一家的车队，离开了蒋母墓，离开了丰镐房，离开了溪口镇。当雄伟的武岭山脉从车窗外即将消失之际，蒋介石的眼睛有些湿润了。他最后望了一眼家乡的景色，缓缓拉上了车窗帘，低声叹了一口气，心里的滋味真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车队经过奉化县城，蒋介石改乘竹轿来到象山海边，“太康”号军舰已停泊在狮子港内等候。蒋介石早料到解放军进兵浙江时会首先占领镇海以阻止宁波国民党守军下海逃逸，故而 he 决定选择这一僻静处下海，以保万全。

象山港形如布袋，岸边地广人稀，港外几座岛屿是天然的

港口屏障。

此时正值退潮时节，“太康”号开不进码头，泊于距岩不远处。蒋介石让蒋经国一家先行上船，他还想独自一人在海边多走几步，像是要最后再享受一下故土地的气息。他恋恋不舍地来回走着。

“总裁，上船吧……”俞济时低声催促着，蒋介石没有吭声，心事重重地环顾四野。最后，在蒋经国一再催促之下，才非常不情愿地登上帆船，再由帆船转上兵舰。

夕阳西下，如血般的晚霞将天空映得通红，港湾波光粼粼的水面上，蒋介石所乘孤舟驶向大海……慢慢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

舱门开处，蒋经国走了进来，递上新到的报纸：“父亲，这是刚收到的，上面登载了张治中等人从北平刊发的通电……”

“你念给我听听吧……”

蒋经国慢慢念道：“广州李代总统、何院长赐鉴：和谈破裂，为时一月，回忆黄代表季宽返京请示，曾托其转请政府相忍为国，接受《国内和平协定》，不幸未蒙采纳，重启战争。顷奉召南返，后以中共坚决挽留，并表示俟新形势之发展尚可继续为和平努力……”

蒋介石听到这里，气不打一处来，酸酸地说：“什么中共坚决挽留？是他们自己坚决要留下来的吧？……”

蒋经国继续念下去：“一月以来，同人身在北京，心念南中，求为和平留一线希望，绝不愿轻动意气，故虽迭闻广播指为扣留，公布函件，漏删重要词句，均容忍而未置辩。今共军南渡，甫及一月，而东南形势日非。上海孤悬，岂可久守，武汉三镇既失，浙赣军事亦成卷帘之势，大势已去，人心所向，难期苦撑待变，终恐于事无补，徒苦人民，且祸国家……”

“我不管这样多，”蒋介石打断蒋经国话头，说道：“只要上海能守住半个月，把所有物资抢运出来就行了。”

蒋经国看看蒋介石，又缓缓念下去：

“同人等默察年来国共成败得失之原因，其主因在政治而非在军事。盖中共积其二十余年之丰富经验，深得为民服务之道，而其严格之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又保证其上下一致贯彻其主张与政策，因而获得人民之合作与拥护。同人等与各方接触，目击耳闻，知中共对于维护国家独立，尊重人民生活自由，贯彻其城市政策，扶植民族工商业，确为有目共睹之事实，且亦符合国父革命之理想，决非吾党过去政策及作风所可企及。”

“宣传，宣传，他们还为中共作宣传，真是岂有此理！”蒋介石火气又上来了。蒋经国等待一会儿，见其父并无阻止之意，便稍稍加快速度念下去：“自和平协定公布，党内多诋为条件太苛，类似迫降，致有‘宁可战亡，不可败降’之愤语。然平心而论，则八条固早为德公所承诺之商谈基础，六十四款只系实施八条之详细规定，如第一条战犯名单，完全不提，即为重大让步之例，并经口头约定，正式签署协定时，尚可酌加文字上之修正。同人之愚，以为革命大业，天下为公，已既不能，岂不让能者！今日之事，倘政府昧于人心与大势，仍继续作决无前途之战争，则惟有仅存之残局于毁灭，增益其对民族历史所犯之罪愆。倘能平心静气，发挥高度理智，不因少数人意气权位之私，置大多数人民之生死祸福于不顾，则一转念间，祥和立现。例如近日上海之战，外围据点尽失，尚期凭四困之地，死守到底，则将灭此六百万人民之城市。此岂仁者之所应为？亦岂大势所可许？……”

“算了，别念了！”蒋介石终于忍不住，不想再听下去了，“这哪里是写给李德邻的，完全是写给我看的嘛？噯？上海一

定要守。他们不想打，我偏要打。决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中共。”

“可是，父亲，”蒋经国忍不住插嘴道：“就目前战况来看，上海已无法固守，我们还是早为善后准备才是。”

“那当然。现在最要紧的是：命令汤恩伯、毛人凤，把上海库存金银、外汇赶紧抢运到台湾，这是事关党国存亡的大事，必须完成，一分钱也不许留给共产党。”

“我已经与中央银行俞鸿钧总裁安排好了，除被李宗仁控制的20万两黄金外，其余库存黄金270万两、银元1500余万元、美金1500余万元将全部运往台湾。上海方面汤总司令、毛局长已做了周密安排，从金库通往码头之道路已全面封锁，派特种部队从事搬运押送，确保万无一失”。

“好，好，有了这笔库存，台湾的军饷、各项开支就有了保障，不愁将来反攻不成。余下的问题就是要尽可能多地把部队撤往台湾，这件事要马上办，再迟就来不及了。”

“是的，我马上去督办”。

5月26日，上海虬江码头。成千上万的国民党军从各条马路一齐拥向江岸准备上船逃命。街道上人喊车鸣，乱成一团。大批被遗弃的装备、车辆、坦克、大炮，占满了主干道，码头上更是人满为患，栈桥上被挤得水泄不通。一只三千吨载量的货轮，除了装满二千吨面粉物资外，还硬挤上了近2千官兵，轮船上已无插针之地。船长找到刚从船舷旁被几个卫兵硬拽上来的师长，对他说：

“师长，不能再上了，否则船会沉的……”

“上，尽量上，到了台湾没有兵，我这个师长当个毬，能多带走一个也好。”

话音未落，“轰！轰！”几枚炮弹落在了船右舷的江面上，激起了丈余高的水浪。

这时，不知是谁大喊起来：“快开船吧，共军打过来了。”

师长一愣，无可奈何地下令，“快撤掉跳板，开船吧……”

货轮长鸣一声，缓缓离开了码头向大海驶去，刚才喧嚣不已的甲板上，顿时安静了下来。官兵们遥望渐渐远去的上海，一种离别家乡故土的失落感慢慢袭上了心头，“别了，家乡；别了，父母妻儿”，有人低低呜咽了起来，“此一去，何时才能归来啊，”……

货轮驶向吴淞口外。

江岸上炮声隆隆，火光冲天，海面上一艘艘军舰、客轮和各式大小船只冒着炮火水柱，争相逃命。

泊在海面深处的“太康”号上，蒋介石看到这副惨景，不禁从心底涌出两个大大的字：“完了……”

侍从在一旁报告：“第五十四军、十二军、五十二军、七十五军、二十一军、一二三军全部上船撤出上海，分头驶向舟山、台湾……”

“启锚，去舟山金塘……”蒋介石用颤抖的声音，下达了最后的命令。

“太康”号掉转船头向南驶去，强大的马力使它快速劈浪，从杂乱的船队中直驰向前，两边船舰甲板上的士兵们纷纷伸直了脖子，注视着这艘与众不同的“太康号”。

“快看哪，那是蒋总裁乘坐的军舰。”

“真快呀，一下就超前了。”

“蒋总裁也跑啦，没指望啦，他怎么比我们跑得更快呀？”

“唉……完了，这辈子回不了家啦……”

蒋介石躲在舰长室里，他听不到这些声音，他更不愿再让任何声音来进一步刺激他那即将崩溃的神经，他那毫无表情的脸上，表现出一种无法捉摸的情绪。

“太康”号驶向金塘岛。

这是舟山群岛中距大陆较近的一个大岛屿，距宁波的穿山、柴桥仅一水之隔，像一尊门神屹立在象山港外面。

此时的金塘岛上已驻满了刚从大陆撤下来的国民党军队。

蒋介石的座舰在岛边海面上停泊了数日，他再也耐不得寂寞，“上金塘岛去看看！”

一乘竹舆吱吱呀呀爬上金塘岛上最高峰普济寺，蒋介石在山门前下轿，寺内长老连滚带爬前往迎接。

蒋介石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向长老问道：“宝寺内果如法师的塑像还在吗？”

“在里边，”长老欠身相让：“请总裁跟贫僧来。”

蒋介石站在果如法师塑像前，十分虔诚地焚香叩拜，口中念念有词。

随行侍从不知蒋介石与这个果如和尚有什么因缘关系，悄悄向主持发问。

“长官有所不知，这果如和尚是此地金塘人氏，幼年在普济寺出家，成年后在总裁故乡溪口雪窦寺为住持，蒋先生之母曾皈依佛教，拜他为师。总裁幼年亦常常在果如法师面前聆听教益，因此他们有如师生关系，感情深厚。”

“哦，原来如此。”

蒋介石在舟山群岛一直呆到6月7日，最后他改乘“江静”号军舰转往澎湖列岛，布置了岛上防务后就直驶台湾去了。登岛之后，他便在台湾省主席陈诚陪同下，住进早已为他准备好的台北市郊草山别墅，为避讳“草山”之地名有“落草为寇”之嫌，他下令以他崇拜的明代思想家王阳明之别号代替之，命名为“阳明山”。从此正式安家台湾。

然而，这并不是蒋介石最后告别大陆。

6月间，蒋介石在台北主持召开了东南区军事防务会议，决定以确保台湾为战略中心，布置对大陆的战略防御，以舟

山、马祖、金门、潮汕一线为前哨和今后反攻大陆的桥梁。

在此前后，蒋介石接到新任行政院长阎锡山以代总统李宗仁名义发来的多封电报，催促蒋介石“迅速到穗，主持大局”，但蒋介石认为由他再次出山“尚非其时，亦非其地”，他复电推辞，准备再看看动向。

经过几天苦思之后，他改变了主意，决定抛开一切顾虑与羁绊，再次亲自出面率领残余与共产党作最后决斗。

6月21日，蒋介石在一次例会上训话说：“我是一个下野的总统，论理不应再问国事，一切由李代总统来处理……但想起总理生前的嘱托，勉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的遗言，现在是我党的危难关头，所以我要以党的总裁地位来领导大家，同共产党作最后一次殊死决战，党国存亡，在此一举……”

7月14日，蒋介石自台北飞抵广州，召集国民党内各路诸侯开会。16日成立中国国民党非常委员会，并定之为一超宪法之非常时期最高权力机关，握有一切军政大计之决策权。会议推举蒋介石为“非常委员会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阎锡山、朱家骅、居正、吴铁城、吴忠信、何应钦、张群、孙科、陈立夫为“非常委员会委员”，洪兰友、程思远为正副秘书长。蒋介石终于从幕后走向台前，再次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此次会议还通过了蒋介石授意阎锡山起草的《扭转时局方案》，决定出动海军封锁沿海，以空军轰炸已被解放的城市，集中陆军残余力量，保卫大西南。

8月1日，作为蒋介石“私人秘书机构”的“总裁办公室”在台北正式成立，开始办公。

7月23日，蒋介石又飞往厦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成立以陈诚为首的东南长官公署，防守福州，巩固台湾，以坚守